古論玄箸敘

夫制作家之有論也所以玅逞淵識折衷萬有言原非虛數而典論云書論宜理非謂諸體之可俱歸說鈴正以持論當契古今人心所欲出譬之寸表測天無舛錙銖便戻玄渺則祕攄心印直洞理窟沒

H. H. MU CHINESE LIBRARY

廣汲深窮工盡變固千古持論不朽之大凡也而自標隙見為赤幟者胥失之矣迺自制舉義論興日拾唾餘不必與題相肖隨意而設即外若春華而中實敗絮論名在而論體亡矣心嘗厭之偶於理案牘之暇時取昔受書未冠日所輯

録古論披閲之凡天地間一切治亂興亡名物理數無不并歸抽發或由端以竟委或舍故而標新或潄玄津而詘耳目或就常詮而飜神化言雖人人殊莫不精辨博奥朗若照妖之鏡工若九曲之珠契於匹夫匹婦自然之全經真持論

者之玄著矣乃知物理虗懸流通
今古持論者能尋中扃千載陳躅
煥然旦暮真若雲霞無定光景倏
變特係作者解與不解耳不解則
依經學步盡是陳人面孔一解則
剎達玄關不必索玄珠於赤水而
欬吐自是玄珠綜今錯古何所不

随意匠言泉乎且悟玄箸之旨不徒為立言地也心鏡一朗應世自員批窾遊刃真議論便歸真經濟即三不朽俱從此攝矣因屬棗梨以訂韻人若讀者不索玄神徒取藻語縟飾自以為於玄箸之關能度火傳薪吾猶以為猶制舉論餖

飣之濫觴也尚從頹波自駕寶筏
乃為作超超玄箸想
萬曆壬子歲閏仲冬望日巡按直
隸監察御史前翰林院庶吉士汝
南傅振商書於邢臺之國士書院

古論玄箸目錄

卷一

天論　荀卿
箴天論　盧綽
隋志渾天論　長孫無忌
司天考論　歐陽修
宋史五行志論　脫脫
晉書地理論　唐太宗
易總論　王弼

易論　蘇洵

一陰一陽之謂道論　蘇軾

易逆數論　蘇軾

物不可以苟合論　蘇軾

變化論　秦觀

卷二

書論　蘇軾

秦誓論　歐陽修

洪範論　廖偁

詩序弭亂論　董俊卿
春秋論　蘇洵
取郜大鼎於宋論　蘇軾
春秋日月褒貶之例論　呂大圭
禮論　荀卿
禮論　蘇洵
禮論　蘇軾
禮以養人爲本論　蘇軾
法象論　徐幹

樂論　馬端臨
卷三
正統論　蘇軾
帝王所尚論　蘇轍
伊尹放太甲論　陳越石
伊尹論　蘇軾
周公論　蘇轍
三監論　金履祥
魯用天子禮樂論　高郢

管仲論　蘇洵

吳季札論　獨孤皮

顔子不貳過論　韓愈

戰國養士論　蘇軾

六國論　蘇洵

韓非論　蘇軾

秦始皇本紀贊論　司馬遷

秦始皇扶蘇論　蘇軾

卷四

秦楚之際月表論　司馬遷

項籍論　蘇洵

王命論　班彪

高祖論　蘇洵

張辟彊論　李德裕

鼂錯論　蘇軾

後漢書二十八將傳論　范曄

後漢書皇后紀論　范曄

宦者傳論　范曄

兩漢辯亡論　權德輿
王充王符仲長統論　范曄
魏武帝論　朱敬則
司馬懿論　唐太宗
晉紀總論　干寶
晉論　蘇轍
卷五
東晉元魏正閏論　皇甫湜
宋略總論　裴子野

恩倖傳論　沈約
宋書索虜傳論元魏　沈約
梁總論　魏徵
北齊興亡論　盧思道
隋高祖論　朱敬則
隋煬帝論　朱敬則
隋書循吏論　魏徵
唐論　蘇轍
書許中丞傳後論　韓愈

戰論　杜牧之
李訓論　劉昫
前蜀王建世家論　歐陽修
桑維翰論　陳亮
卷六
君道論　亢倉楚
爲君難論　歐陽修
大臣論　蘇軾
權臣重臣論　蘇轍

材論　王安石
功名論　司馬光
近名論　范仲淹
諫論　蘇洵
政論　崔寔
崇厚論　朱穆
崇讓論　劉寔
公謙論　王坦之
貴忠論　王符

辨奸論　蘇洵

卷七

理亂論　仲長統
汜論　劉安
朋黨論　歐陽修
續朋黨論　蘇軾
制度論　荀悅
封建論　柳宗元
評諸人封建論　馬端臨

職官論　馬端臨
學校論　馮端臨
儒林論　司馬遷
兵論　馬端臨
兵術論　劉勰
游俠傳論　司馬遷
貨殖傳論　司馬遷
守在四夷論　牛僧儒
匈奴論　班固

卷八

原道論　韓　愈
天爵論　柳宗元
四維論　柳宗元
兄弟論　常愻志
君子論　李德裕
原毁論　韓　愈
廣絶交論　劉　竣
原古論　賈　同

史論　蘇洵
載文論　劉知幾
襍志論　劉知幾
文論　顧况
典論論文　魏文帝
宋書謝靈運傳論　沈約
藝紀論　徐幹
去佛齋論　李翱
齊物論　莊周

養生論　嵇康
醉者墜車論　李元卓
象罔得玄珠論　李元卓

古論玄箸卷之一

汝南傅振商君雨父輯

天論　　荀卿

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應之以治則吉、應之以亂則凶、彊本而節用。則天不能貧、養備而動時。則天不能病。修道而不貳。則天不能禍。故水旱不能使之饑渴。寒暑不能使之疾。祅怪不能使之凶。本荒而用侈。則天不能使之富。養畧而動罕則天不能使之全。倍道而妄行。則天不能使之吉。故水旱未至而饑

渴寒暑未薄而疾祆恠未至而凶受時與治世同而
殃禍與治世異不可以怨天其道然也故明於天人
之分則可謂至人矣不為而成不求而得夫是之謂
天職如是者雖深其人不加慮焉雖大不加能焉雖
精不加察焉夫是之謂不與天爭職天有其時地有
其財人有其治夫是之謂能參舍其所以參而願其
所參惑矣列星隨旋日月遞炤四時代御陰陽大化
風雨愽施萬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養以成不見
其事而見其功夫是之謂神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

無形夫是之謂天惟聖人為不求知天天職既立天功既成形具而神生好惡喜怒哀樂藏焉夫是之謂天情耳目鼻口形能各有接而不相能也夫是之謂天官心居中虛以治五官夫是之謂天君財非其類以養其類夫是之謂天養順其類者謂之福逆其類者謂之禍夫是之謂天政暗其天君亂其天官棄其天養逆其天政背其天情以喪天功夫是之謂大凶聖人清其天君正其天官備其天養順其天政養其天情以全其天功如是則知其所為知其所不為矣

則天地官而萬物役矣其行曲治其養曲適其生不
傷夫是之謂知天故大巧在所不為大智在所不慮
所志於天者已其見象之可以期者矣所志於地者
已其見宜之可以息者矣所志於四時者已其見數
之可以事者矣所志於陰陽者已其見知之可以治
者矣官人守天而自為守道也治亂天耶曰日月星
辰瑞曆是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亂治亂非天
也時耶曰繁啓蕃長於春夏畜積收藏於秋冬是又
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亂治亂非時也地耶曰

得地則生失地則死是又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亂治亂非地也詩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此之謂也天不為人之惡寒也而輟冬地不為人之惡遼遠也而輟廣君子不為小人匈匈也而輟行天有常道矣地有常數矣君子有常體矣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詩曰何恤人之言兮此之謂也楚王後車千乘非知也君子啜菽飲水非愚也是節然也若夫心意修德行厚知慮明生於今而志乎古則是其在我者也故君子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

在天者小人錯其在己者而慕其在天者君子敬其
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是以日進也小人錯其在
己者而慕其在天者是以日退也故君子之所以日
進與小人之所以日退一也君子小人之所以相懸
者在此耳星墜木鳴國人皆恐曰是何也曰無何也
是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恠之可也畏
之非也夫日月之有蝕風雨之不時恠星之黨見是
無世而不常有之上明而政平則是雖並世起無傷
也上闇而政險則是雖無一至者無益也夫星之墜

木之鳴是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恠之可也畏之非也物之已至者人祅則可畏也楛耕傷稼耘耨失薉政險失民田稼薉惡糴貴民饑道路有死人夫是之謂人祅政令不明舉措不時本事不理夫是之謂人祅禮義不修內外無別男女淫亂則父子相疑上下乖離寇難並至夫是之謂人祅祅是生於亂三者錯無安國其說甚邇其菑甚慘勉力不時則牛馬相生六畜作祅可恠也而不可畏也傳曰萬物之恠書不說無用之辯不急之察棄而不治若夫

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則日切瑳而不舍也
雩而雨何也曰無何也猶不雩而雨也日月食而救
之天旱而雩卜筮而後決大事非以為得求也以文
之也故君子以為文而百姓以為神以為文則吉以
為神則凶在天者莫明於日月在地者莫明於水火
在物者莫明於珠玉在人者莫明於禮義故日月不
高則光輝不赫水火不積則煇潤不博珠玉不睹乎
外則王公不以為寶禮義不加於國家則功名不白
故人之命在天國之命在禮君人者隆禮尊賢而王

重法愛民而霸好利多詐而危權謀傾覆幽險而盡
亡矣大天而思之孰與物畜而制之從天而頌之孰
與制天命而用之望時而待之孰與應時而使之因
物而多之孰與騁能而化之思物而物之孰與理物
而勿失之也願於物之所以生孰與有物之所以成
故錯人而思天則失萬物之情百王之無變足以為
道貫一廢一起應之以貫理貫不亂不知貫不知應
變貫之大體未嘗亡也亂生其差治盡其詳故道之
所善中則可從畸則不可為匿則大惑水行者表深。

表不明則陷。治民者表道。表不明則亂。禮者表也。非
禮昏世也。昏世大亂也。故道無不明。外內異表。隱顯
有常。民陷乃去。萬物為道一偏。一物為萬物一偏。愚
者為一物一偏。而自以為知道。無知也。慎子有見於
後。無見於先。老子有見於詘。無見於信。墨子有見於
齊。無見於畸。宋子有見於少。無見於多。有後而無先。
則群衆無門。有詘而無信。則貴賤不分。有齊而無畸。
則政令不施。有少而無多。則群衆不化。書曰無有作
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此之謂也。

荀子作論之始然特著於此而與衍深閎切情近禮
亦復不減子輿故曰荀孟

箴天論

盧綽

有真玄先生者深粹虛寂冲凝簡素故其動也則局四海而隘九垓其靜也則棲一枝而曼環堵屐其守樸與物無競質居巖穴之間神王煙塵之表以首月元日乃蔭雲蓋濯飛流涉西岑面東陸㯹白簡染朱翰俯而屏息仰而起曰天蕩蕩乎蒼蒼乎固無得而稱也余有疑焉請杜其惑夫虧盈益謙天之道也禍淫福善天之察也春榮秋落天之時也晝明夜晦天之運也擊電鼓雷天之怒也蒸雲施雨天之澤也因

斯以言則庶類萬物非天無以成受形育氣非天無以立大哉傳哉乾之化也故書云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詩云謂天盖高不敢不跼易云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是禎祥之来不誣也至于報施何乃爽歟惡均而異罰善同而殊效唐虞順讓祚不及子湯武逆成福垂累世應物無親者其若是哉諂諛饕餮非貴則富廉絜貞素不賤必貧譎詐反道者耀蟬鳴佩直言順常者傳刃伏鑕悲夫何蓬蓽草莱之人遇時而為卿相膏腴縉紳之士失勢而作輿臺豈窮達

之有數乎何否泰之無定也至于積德致敗變隂成功立信受尤行仁招咎者豈勝數哉或一飡莫給或萬錢頓廢或綺紈斯弊或短褐不完或黄髮不終或襁褓先斃其于平施不亦謬乎夫德合天地道濟生民而有剿伐之累貞貫古今熏稱百代而有餧絶之憂其于與善不亦過乎然負異才藴奇調洞識幽顯智周動植而不免繩樞甕牖糲食布衣何所累若此之甚也夫鷙隼以摯擊為恒理不可食之以粒豺虎以搏噬為常性不可啗之以草非其故爾畜信性分

然則既授之以距角而責之以觸蹷既任之以爪牙而罰之以獲殺者不亦近于諂乎苟正其味則一敗兩全矣化惡不如變形敎善不若易嗜也鴆毒害吻而裂腹虺蝮觸手而解腕然則欲其弗害者曷若勿生乎如力不能易則不可稱聖能而不改則不得謂仁匪聖匪仁將何以為萬物將生也扛鼎投石者不得云不舉鴻毛竭河飲澤者不得云不盡杓水是知大既任小何以辭乎必為治其若是將恐亂之未息于是少選之間肅然若有自天而降者襜霞衣椌風

鸞飛鳳翥虺蜺旌如影如響若虛若滅乃謂余曰帝有命焉子其清耳曰一氣既分萬象云備隨感斯化生而無記故大者自大不可移之于小短者自短不可易之以長多者不覺有餘少者不知所足臧之斯傷各守其貞任之自是豈較工拙于其間哉是以盲足一蹠其行一也六眸一目其視一也火鼠夏遊而不知其熱水草冬茂而莫辨厥寒各安所安不可易位必非其位則西施與嫫母同姿苟當所甘則資賓將腐鼠齊味各稟其性余何須焉若美則留之醜則

去之其于簡也不亦勞乎若善則與之惡則奪之其于慮也不亦繁乎故任之則理息放之則無累余以無告故能成萬物余以無心故能變群有是知善惡共域吉凶同貫唯爾所召誰其制之今子謫余以不治何乃爽也故不治而謂之至治夫生不余謝死則余尤榮不余善辱則余讐多不余獲少則余求不與余共樂而責余同憂乎乃愍而訓之曰若物皆然則為惡招禍修善致福徒虛言耳又復余曰何言之容易也論者多云命有定數運有常期非禱養所能延

非備習所能盖此皆非通識不可與言道也是以不
昵不義因此而行無賴無取自斯而作以之為家則
家敗以之為國而國亡故桀紂恣之于前而莽卓踵
之于後所以覆宗絕嗣事至而不寤者良此之由也
悲夫請以近小喻之遠大夫廣廈崇基人之居也褰
衣愽帶士之服也故拱差柱趺則壓而正之所以無
壞傾之慮領決襟汚則綴而浣之所以無穿垢之憂
故能恒保其貞固常守其完潔也若傾而不視織而
不澤則坐見頹陊立視繿纖矣故修福禳灾為惡敗

德若聲之召響影之隨形各有主司自然冥會惡積者報速善小者應遲猶夫秋生則夏殞春敷則冬落根深則難拔器滿則易盈故不可以遠近證有無不可以賒促定虛實疑耳信目中庸尚所不免以短度長下愚固其致蔽是知朝菌不可言椿鶴蜉蝣不足語春秋况以七尺之形百年之命欲辨生于沙界語死于塵刼其可得乎然言者皆以應期報與自然異此盖思之未精至也夫所告者莫非由已所感者皆是自知萬物各有本性故因而用之耳猶蓺苗蒔果

衲雖耕灌在功至于結實成味則非人力所為也若
靈芝駐年神丹養性竟能禦風撫羽淩煙蹈霞此乃
功用自然者也萬象運為莫非此類終日施用不悟
其理動成鋒楯不亦昧乎至于自然之性余亦不知
其所以莫知其所以然而然也于是言終形藏莫知
所之余乃惕然恍然忘視聽若遺形體者久之乃神
寃憂盡累息蕩然與萬物因心不知榮辱之有異也

駢麗○屈子天問柳子答天詞取聱牙讀每撟舌
此篇會心愜目語近旨高足為談天之最

隋志渾天論　長孫無忌

舊說渾天者以日月星辰不問春秋冬夏晝夜晨昏上下去地中皆同無遠近列子曰孔子東遊見兩小兒鬬問其故一小兒曰我以日始出去人近而日中時遠也一小兒曰我以爲日初出遠而日中時近也言初出近者曰日初出大如車蓋及其日中裁如盤盂此不爲遠者小近者大乎言日初出遠者曰日初出時滄滄凉凉及其中時熱如探湯此不爲近者熱遠者凉乎桓譚親新論云漢長水校尉平陵關陽以

為日之去人上方遠而兩旁近何以知之星宿昏時
出東方其間甚疎相離丈餘及夜半在上方視之甚
數相離一二尺以準度望之逾益明白故知天上之
遠於傍也日為天陽火為地陽地陽上升天陽下降
今置火於地從傍與上診其熱遠近殊不同焉日中
正在上覆蓋人人當天陽之衝故熱於始出時又新
從太陰中來故復凉於其西在桑榆間也桓君山曰
子陽之言豈其然乎張衡靈憲曰日之薄地闇其明
也由闇視明明無所屈是以望之若大方其中天天

地同明明還自奪故望之若小火當夜而揚光在晝
則不明也日之於夜與日同而差微」晉著作郎陽平
束晳字廣微以爲傍方與上方等傍視則天體存於
側故日出時視日大也日無小大而所存者有伸厭
厭而形小伸而體大蓋其理也又日始出時色白者
雖大不甚始出時色赤者其大則甚此終以人目之
惑無遠近也且夫置器廣庭則函牛之鼎如釜堂崇
十仞則八尺之人猶短物有陵之非形異也夫物有
惑心形有亂目誠非斷疑定理之主也故仰遊雲以

觀日月日月常動而雲不移乘船以涉水水去而船不徙矣安岌云余以為子陽言天陽下降日下熱束晳言天體存於日則日大頗近之矣渾天之體圓周之徑詳之於天度驗之於晷景而紛然之說由人目也參伐初出在旁則其間疎在上則其間數以渾驗之度則均也旁之與上理無有殊也夫日者純陽之精也光明外曜以眩人目故人視日如小及其初出地有遊氣以厭日光不眩人目即日赤而大也無遊氣則色白大不甚矣地氣不及天故一日之中晨夕

日色赤而中時日色白。地氣上升。蒙蒙四合。與大遠者。雖中時亦赤矣。日與火相類。火則體赤而炎黃。日亦宜然。日色赤者猶火無炎光。衰失常則為異矣。梁奉朝請祖暅曰自古論天者多矣而群氏糾紛至相非毀竊覽同異稽之典經。仰觀辰極傍矚四維。覩日月之升降。察五星之見伏。校之以儀象。覆之以晷漏。則渾天之理。信而有徵。輒採衆說附渾儀云

會萃古今深言極論能近取譬如指諸掌

司天考論　　　　歐陽脩

昔孔子作春秋而天人備予述本紀書人而不書天予何敢異於聖人哉其文雖異其意一也自堯舜三代以來莫不稱天以舉事孔子刪詩書不去也蓋聖人不絕天於人亦不以天參人絕天於人則天道廢以天參人則人事惑故常存而不究也春秋雖書日食星變之類孔子未嘗道其所以然者故其弟子之徒莫得有所述於後世也然則天果與於人乎果不與於人乎曰天吾不知質諸聖人之言可也易曰天

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此聖人極論天人之際最詳而明者也其於天地鬼神以不可知為言其可知者人而已夫日中則昃盛衰必復天吾不知吾見其虧盈於物者矣草木之成者變而衰落之物之下者進而流行之地吾不知吾見其變流於物者矣人之貪滿者多禍其守約者多福鬼神吾不知吾見人之禍福者矣天地鬼神不可知其心則因其著於物者以測之故據其迹之可見者以為言曰虧益曰變流曰害福

若人則可知者故直言其情曰好惡其知與不知異辭也參而會之與人無以異也其果與於人乎不與於人乎則所不知也以其不可知故常尊而遠之以其與人無以異也則修吾人事而已人事者天意也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未有人心悅於下而天意怒於上者未有人理逆於下而天道順於上者然則王者君天下子生民布德行政以順人心是之謂奉天至於三辰五星常動而不息不能無盈縮差忒之變而占之有中有不中不可以為常者有

司之事也本紀所述人君行事詳矣其興亡治亂可以見至於三辰五星逆順變見有司之所占者故以其官誌之以備司天之所考嗚呼聖人既没而異端起自秦漢以下學者惑於災異矣天文五行之說不勝其繁也予之所述不得不異乎春秋也考者可以知焉

只傍人情深合天解

宋史五行志論

脱脱

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盈天地之間無非五行之妙用人得陰陽五行之氣以為形形生神知而五性動五性動而萬事出萬事出而休咎生和氣致祥乖氣致異莫不於五行見之中庸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人之一身動作威儀猶見休咎人君以天地萬物為體禎祥妖孽之致豈無所本乎故由漢以來作史者皆

志五行所以示人君之戒深矣自宋儒周惇頤太極
圖說行世儒者之言五行原於理而究於誠其於洪
範五行五事之學雖非所取然班固范曄志五行已
推本之及歐陽修唐志亦采其說且於庶徵惟述災
青而休祥闕焉亦豈無所見歟舊史自太祖而嘉禾
瑞麥甘露醴泉芝草之屬不絕於書意者諸福畢至
在治世為宜祥符宣和之代人君方務以符瑞文飾
一時而丁謂蔡京之姦相與傅會而為欺其應果安
在哉高宗渡南心知其非故宋史自建炎而後郡縣

絶無以符瑞聞者而水旱札瘥一切咎徵前史所罕見皆屢書而無隱於是六主百五十年兢兢自保足以圖存易震之彖曰震來虩虩恐致福也人君致福之道有大於恐懼修省者乎昔禹致群臣於會稽黄龍負舟而執玉帛者萬國孔甲好鬼神二龍降自天而諸侯相繼畔夏桑穀共生於朝雉升鼎耳而雊而大戊武丁復修成湯之政穆王得白狼白鹿而文武之業衰焉徐偃得朱弓矢宋湣有雀生鸇二國以霸亦以之亡大槩徵之休咎猶卦之吉凶占者有德以

勝之則凶可為吉無德以當之則吉乃為凶故德足勝妖則妖不足慮匪德致瑞則物之反常者皆足為妖妖不自作人實興之哉

此楊鐵崖之詞也其正當閎雅簡切詳盡可為古今言洪範者析衷矣

晉書地理論

唐太宗

昔者、元胎無象。太素流形。對越在天、以為元首。則謂所謂冬居營窟。夏居橧巢。飲血茹毛。未有麻絲者也。及燧人鑽火。庖犧出震。風宗下武。炎徵昌基。畫野無文。其歸一揆。黃帝則東海南江。登空躡岱。至於崑峯。振轡。風山。訪道。存諸汗竹。不可厚誣。高陽任地依神。帝嚳順天行義。東踰蟠木。西濟流沙。北至幽陵。南撫交趾。日月所經。舟車所至。莫匪王臣。不踰茲域。帝堯時、禹平水土以為九州。虞舜登庸。厥功彌劭。表提類

而分區宇。判山河而考疆域。冀北剏并部之名。燕齊起幽營之號。則書所謂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者也。夏功在於唐堯。殷因無所損益。周武克商。自豐徂鎬。至成王時。改作禹貢。徐梁入於青雍。冀野析於幽并。職方掌天下之土以周厥利。保章辯九州之野皆有分星。東南曰楊州。正南曰荆州。河南曰豫州。正東曰青州。河東曰兖州。正西曰雍州。東北曰幽州。河內曰冀州。正北曰并州。始皇初并天下。懲忩戰國。削罷列侯。分天下為三十六郡。於是興師踰江。平取百越。

又置閩中南海桂林象郡。凡四十郡。郡一守焉。其地則西臨洮而北沙漠。東營西帶。皆臨大海。漢祖龍興。革秦之弊。分內史為三部。更置郡國二十有三。文增厥九。景加其四。武帝開越攘胡。初置十七。拓土分疆。又增十四。昭帝少事。又增其一。至平帝元始二年。凡新置郡國七十有一。與秦四十合一百一十一。改雍曰凉。改梁曰益。又置徐州。復夏舊號。南置交趾。北有朔方。凡為十二郡。光武投戈之歲。在彫耗之辰。郡國蕭條。并省者八。建武十一年省州牧。復為刺史員。十

三人各掌一州。明帝置一。章帝置二。和順改作。其名有九。省朔方刺史合之於司隸。凡十三部而郡國百有八焉。桓靈頗增於前。復置六郡。魏武定霸。三方鼎立。生靈版蕩。關洛荒蕪。所置者十二。所省者七。而文帝置七。明及少帝增二。得漢郡者五十四焉。蜀先主於漢建安之間。初置郡九。後主增二。得漢郡者十有一焉。吳主大皇帝初置郡五。少帝景帝各四。歸命侯亦置十有二郡。得漢郡者十有八焉。晉武帝太康元年。既平孫氏。凡增置郡國二十有三。省司隸置司州。

別立梁秦。寧平四州。仍一交之廣州。凡十九州。郡國一百七十三。以為冠帶之國。盡有殷周之土。若乃[illegible][illegible]於天地之始。昭晰於犧農之世。用長黎元。未爭疆埸。而玉環楛矢。夷裘風駕。南翬表貺。東風入律。光乎上德。無遠弗臻。然則星象麗天。山河紀地。端掖裁其弘敞。崤函判其都邑。仰觀俯察。萬物攸歸。是以洛汭咸陽。宛然秦漢。晉濱河西。同知堯禹。于茲新邑。宅是鎬京。五尺童子。皆能口誦者。史官弗之書也。昔庖犧氏生於成紀。而為天子。都於陳。神農氏都陳而別營於

曲阜。黃帝生於壽丘而都於涿鹿。少昊始自窮桑而遷都曲阜。顓頊始自窮桑、而徙邑商丘。高辛即號建都于亳。孫卿子曰。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不臨深谿不知地之厚也。大哉坤象。萬物資生。載崑華而不墜。傾河海而寧泄。考卜惟王。乘龍駐軫。睨嶓山而鐫勒。覽曾城以為觀。時逢稽浸。道接陵夷。平王東遷。星離豆剖。當途制寓。瓜分鼎立。世祖武皇帝、接千祀之餘。當八尭之禪。先王棄梓鏧宇来歸。斯固可得而言者矣。惠帝不虞。中州盡棄。永嘉南度。綸行建鄴。九分天

下而有二馬

詳悉藻麗

易總論　　　　　　王弼

乾坤成列震巽始出坎離居中艮兑在末制用之名也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相逮寫載之形也形以寫載為象象名以觀象為義故象者意之跡而名者象之為也夫卦以應時治亂時也爻以適時變通時也世有解蹇故功有利害時有濟否故業有變通是以大人君子虎豹其變而通之以盡利也靜則象潜龍以遁世動則宜在田以見德巨則彌綸天地之外細則曲成秋毫之內物無不麗乎理事無不

由乎道道義之門於斯乎存故二五多功三四多凶違世惡變適時貴中大畜尚積明夷好昧豫損在進謙益在退為之有才用之有時得失有地進退有司不誣也夫動得所感雖獨不懼靜得所恒雖雜不耆故卦有幽明治亂之象也爻有內外貴賤之象也位有剛柔靜躁之象也感不以義雖邇而不可懷也應必以理雖遠而不可棄也剛未必勝失所據也柔未必危得所御也夫適時之變不在多筭合世之功不待博救統之有宗理之有主善從事者司契而已故

言易知行易從也

絜凈精微可追十翼輔嗣真有解者

易論

蘇洵

聖人之道得禮而信得易而尊信之而不可廢尊之而不敢廢故聖人之道所以不廢者禮為之明而易為之幽也生民之初無貴賤無尊卑無長幼不畊而不饑不蠶而不寒故其民逸民之苦勞而樂逸也若水之走下而聖人者獨為之君臣而使天下貴役賤為之父子而使天下尊役卑為之兄弟而使天下長役幼蠶而後衣耕而後食率天下而勞之一聖人之力固非足以勝天下之民之衆而其所以能奪其樂

而易之以其所苦。而天下之民亦遂肎棄逸而即勞。欣然戴之以為君師而尊蹈其法制者。禮則使然也。聖人之始作禮也。其說曰。天下無貴賤。無尊卑。無長幼。是人之相殺無已也。不耕而食鳥獸之肉。不蠶而衣鳥獸之皮。是鳥獸與人相食無已也。有貴賤有尊卑有長幼則人不相殺。食吾之所耕而衣吾之所蠶則鳥獸與人不相食。人之好生也甚於逸。而惡死也甚於勞。聖人奪其逸死而與之勞生。此雖三尺豎子知所趨避矣。故其道之所以信於天下而不可廢者。

禮為之明也雖然明則易達易達則褻褻則易廢聖人懼其道之廢而天下復于亂也然後作易觀天地之象以為爻通陰陽之變以為卦考鬼神之情以為辭探之茫茫索之冥冥童而習之白首而不得其源故天下視聖人如神之幽如天之高尊其人而其教亦隨而尊故其道之所以尊于天下而不敢廢者易為之幽也凡人之所以見信者以其中無所不可測者也人之所以獲尊者以其中有所不可窺者也是以禮無所不可測而易有所不可窺故天下之人信

聖人之道而尊之。不然則易者豈聖人務為新奇秘恠以夸後世邪、聖人不因天下之至神則無所施其教、卜筮者、天下之至神也。而卜者。聽乎天而人不預焉者也。筮者。決之天而營之人者也。龜、漫而無禮者也。灼荊而鑽之。方功義弓。惟其所為而人何預焉。聖人曰、是純乎天、技耳。技。何所施。吾。教于是取筮。夫筮之所以或為陽或為陰者。必自分而為二。始掛一。吾知其為一而掛之也。揲之以四。吾知其為四而揲之也。歸奇於扐。吾知其〃為一為二為三為四而歸之也

人也。分而為二。吾不知其為幾而分之也。天也。聖人曰。是天人參焉。道也。道有所施。吾教矣。于是因而作易以神天下之耳目而其道遂尊而不廢。此聖人用其機權以持天下之心而濟其道于無窮也。

此論原承禮論之後真所謂曲說耳而工妙出人意表雄逸無可致詰其幽明二語尤奇

一陰一陽之謂道論

蘇軾

陰陽果何物哉雖有婁曠之聰明未有得其髣髴者也陰陽交然後生物物生然後有象象立而陰陽隱矣凡可見者皆物也非陰陽也然謂陰陽為无有可乎雖至愚知其不然也物何自生哉是故指生物而謂之陰陽與不見陰陽之髣髴而謂之无有者皆惑也聖人知道之難言也故借陰陽以言之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一陰一陽者陰陽未交而物未生之謂也喩道之似莫密於此者矣陰陽一交而生物其始為

水。水者有无之際也。始離於无而入於有矣。老子識之。故其言曰上善若水。又曰水幾於道。聖人之德雖可以名言而不囿於一物。若水之无常形。此善之上者。幾於道矣而非道也。若夫水之未生陰陽之未交廓然无一物而不可謂之无有。此真道之似也。陰陽交而生物。道與物接而生善。物生而陰陽隱。善立而道不見矣。故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道而謂之仁。知者見道而謂之智。夫仁智聖人之所謂善也。善者道之繼。而指以為道則不可。今不識其人

而識其子因之以見其父則可以為其人則不可故曰繼之者善也學道而自其繼者始則道不全昔者孟子以善為性以為至矣讀易而後知其非也孟子之於性蓋見其繼者而已夫善性之效也孟子不及見性而見夫性之效因以所見者為性性於善猶火之能熟物也吾未嘗見火而指天下之熟物以為火可乎夫熟物則火之效也敢聞性與道之辨曰難言也可言其似道之似則聲也性之似則聞也有聲而後有聞耶有聞而後有聲耶是二者果一乎果二乎

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又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性者。其所以為人者也。非是无以成道矣。

開口解人所難解極空洞注射之妙不復可以言語文字間求之

易逆數論

蘇軾

何為順何為逆曰道德之變如江河之日趍於下也沿之末流至於生蓍倚數立卦生爻而萬物之情備矣聖以為立於其末則不能識其全而盡其變是以泝而上之反從其初道者其所行也德者其行而有成者也理者道德之所以然而義者所以然之說也君子欲行道德而不知其所以然之說則役於其名而為之爾夫苟役於其名而不安其實則大小相害前後相陵而道德不和順矣譬如以機發木偶手舉

而足發口動而鼻隨也此豈若人之自用其身動者自動止者自止曷嘗調之而後和理之而後順哉是以君子貴性與命也欲至於性命必自其所以然者泝而上之夫所以食者為饑也所以飲者為渴也豈自外入哉人之於飲食不待學而能者其所以然者明也盡去而察之饑渴之所從出豈不有未嘗饑渴者存乎於是性可得而見也有性者有見者孰能一是二者則至於是命矣此之謂逆聖人既得性命之理則順而下之以極其變率一物而兩之以開生生

之門所謂因貳以濟民行者也故兼三才設六位以行於八卦之中天地山澤雷風水火紛然相錯畫八物之變而邪正吉凶悔吝憂虞進退得失之情不可勝窮也此之謂順斷竹為籥竅敫而吹之唱和往來之變清濁緩急之節師曠不能盡也反而求之有五音十二律而已五音十二律之初有嘷然而已嘷然者之初有寂然者而已古之作樂者其必立於寂然者之中乎是以自性命而言之則以順為往以逆為來故曰數往者順知来者逆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

皆擬其末而反求其本者也。故易逆數也。

子瞻易解窮盡人工夫巧二篇可得其槪

凡事皆然

物不可以苟合論

蘇軾

昔者聖人將欲有為也其始必先有所甚難而其終也至於久遠而無不廢其成之也難故其敗之也不易其得之也重故其失之也不輕其合之也遲故其散之也不速夫聖人之所為詳於其始者非為其始之不足以成而憂其終之易敗也非為其始之不足以得而憂其終之易失也非為其始之不足以合而憂其終之易散也天下之事如是足以成矣如是足以得矣如是足以合矣而必曰未也又從而節文之綢

繆委曲而為之表飾是以至於今不廢及其後世求速成之功而勸於遲久故其欲成也止于其足以成其欲得也止於其足以得欲合也止于其足以合而其甚者則又不能待其足其始不詳其終將不勝弊嗚呼此天下治亂享國長短之所從出歟聖人之始制為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也坐而治政奔走而執事此足以為君臣矣聖人懼其相易而至於相凌也於是為之車服采章以別之朝覲位著以嚴之名非不相聞也而見必以贄心非不相信也而入必以籍此

所以久而不相易也。杖屨以為安。飲食以為養。此足以為父子矣。聖人懼其相褻而至於相怨也。於是制為朝夕省問之禮。左右佩服之飾。族居之為歡。而異居以為別。合食之為樂。而異膳以為尊。此所以久而不相褻也。生以居於室。死以葬於野。此足以為夫婦矣。聖人懼其相狎而至於相離也。于是先之以幣帛。重之以媒妁。不告於廟。而終身以為妾。晝居於內。而君子問其疾。此所以久而不相狎也。安居以為黨。而急難以相救。此足以為朋友矣。聖人懼其相瀆而至

於相侮也。於是戒其群居嬉遊之樂。而嚴其射御食飲之節。足非不能行也。而待擯相之詔。禮。口非不能言也。而待介詔之傳命。此所以久而不相瀆也。天下之禍莫大於苟可以為而止。夫苟可以為而止。則君臣之相凌。父子之相怨。夫婦之相離。朋友之相侮久矣。聖人憂焉。是故多為之飾。易曰。藉用白茅無咎。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此古之聖人所以長有天下。而後世之所謂迂闊也。又曰。嗑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故受之以賁。盡矣。

開敞

變化論

秦觀

萬物不能常有，有極則入於無；亦不能常無，無極則出於有。變者，自有入於無者也；化者，自無入於有者也。方其入也，則質散而返形，形散而返氣，氣散而返於芒忽之間。闢陰以為陽者有矣，闔陽以為陰者有矣。其巧妙，其功深，故難窮難終。此物之極者所以由之也。方其出也，則芒忽之間合而成氣，氣合而成形，形合而成質。移剛以為柔者有矣，易柔以成剛者有矣。其巧顯，其功淺，故隨起隨滅。此物之生者所以由

之也是故物生謂之化物極謂之變變者天道也君道也聖人之事而化之所以始也化者地道也臣道也賢人之事而變之所以終也是二者猶生之有死晝之有夜動之有靜往之有來常相待為用而未有能獨成者也二者雖不能獨成而亦不能兩立何則一氣不頓進變進則化退矣一形不頓虧化進則變退矣一進一退迭相出入而神用無窮焉故曰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又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昔之論變化者有先變而言者有先化而言者有

兼變化而言者。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夫道者變之統也器者化之宇也有形者不能相有是以雖器也而制之者亦存乎道雖化也而裁之者亦存乎變故曰化而裁之謂之變此所謂先化而言者也中庸曰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蓋自致曲而至於變化者由人以盡天道自變而至化者由天以盡人道盡天道所以率性盡人道所以立教故曰變則化此所謂先變而言者也荀卿曰誠

心守仁則形形則神神則能化矣誠心行義則理理則明明則能變矣變化代興謂之天德夫變者所以原始化者所以要終獨化則不能以生獨變則不能以形生生形形而道之用盡矣。故曰變化謂之天德此所謂兼變化而言者也蓋先變者以言乎自無而出有。先化者以言乎自有以入無。而兼變化者以言乎出有入無相待為用而已矣。然則主變者天也司化者地也而荀氏皆以為天德何也曰天道成終而成始凡言變者亦可以兼化。地道無成而待有終。凡

言化者則不可兼變易於乾曰乾道變化而于坤則曰萬物化生蓋乾者用陽氣以統天地天既可以兼化則乾固不獨變矣地不可以兼變則坤固止於化矣故曰闢戶謂之乾闔戶謂之坤一闔一闢謂之變又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由是觀之變化者神之用也神無方無方則無乎不在故在天則乾道是已在地則坤道是已在人則聖人是已故曰天地變化聖人効之此之謂矣

包羅經傳深解奥理

古論玄箸卷之一